

(报告文学)

撒在黄土高坡的爱

李铮 子贵

黄河岸畔灵芝草，
干妹妹走路水上飘；
马里头挑马不一般高，
人里头数上哥哥好……

也许是月老牵红线，也许是今世有缘，1982年春天，连秀清从咸阳调到了韩城车站装卸车间。说来也巧，上班的第一天，办公桌的对面就是王新潮。当小连发现小王是架着双拐的残疾人时，东方女性内在的美德在姑娘的心底冲动着，她望着小王一条空空荡荡的裤腿，盯着小王艰难行走的背影，她叹惜，同情……多好的小伙子啊，爱情是一种静电感应，爱情是牵肠挂肚的思念。从此姑娘工作中主动多干三分，做饭时有意多添一碗水，洗衣时常常“错拿”了小王的衣服……天长日久，姑娘的心思早被一些好事者发觉，她那金子般的心遭到了非议，可畏的人言传到小王的耳里，他当着小连的面悄悄地哭了，他对她说：“这事我想都不敢想，人们怎么乱说呢？你就是真的，我怎能拖累你呀！”“小王，快别说了！”姑娘伤心的泪水夺眶而出。

次日姑娘乘南下的列车，她实想家人能支持这门亲事，岂料父母

断然拒绝。姑娘面对世俗的偏见和亲人的不理解，她不改初衷，于是乎，连秀清一时间成了韩城车站的新闻人物。王新潮呢，在讥讽恶语面前总是躲躲闪闪，他不忍心再给一个好端端的姑娘带来不幸和拖累。他渴望美好，但这毕竟是过眼烟云了。记得两年半以前自己出工伤的情景，当他在麻醉中苏醒，一手揭开被子，看到右腿只剩下30公分，犹如五雷轰顶，他几次跳楼都被人拉住……王新潮出院回到韩城，人变得孤僻消沉，腿少了一条，平日里相好的一位女朋友因此而“告吹”，心灰意冷的小王下班钻进宿舍闭门谢客，不同任何人往来了。和小连在一起，他渐渐地有说有笑了，可在人言面前，他又以生硬和冷漠的态度对待姑娘了。姑娘不计较这些，并多次向他表示真情。

随着龙门山下的莺飞草长，姑娘播在黄土高坡的爱生根发芽了，他们的婚礼象橄榄般酸涩而清香，他们虽然没有接送的车辆，没有豪华的家什衣物，没有来宾，没摆筵席，没有双方家长，有的只是单位的同事和领导，有的只是心心复心心，结爱在深的情愫。一间十四平方米的油毡房当做洞房，新房里除了王新潮一个木箱外就是连秀清的一个大纸箱，床，被褥和唯一的一张桌子是公家的。清冷吗？确实有点清贫，让人总感到那个……然而患难与共的她和他，决心将爱的种子，撒在这片黄土地上，决心在韩城当个“永久”牌的工人，新的生活从这里开始！

新婚后的，小王还是在装卸车间干些力所能及的内勤工作，小连调到了货场开门吊车。两人恩恩爱爱，相帮相依。在车站的关怀下，小王到上海配装上了假肢。每天傍晚，她陪着他到车站广场练习走路。每走一步，小王腿上新生的嫩肉磨擦在假肢上，疼得直钻心，瞧着

小王痛苦的样子，小连更是心疼。每每夜阑人静时，简陋的油毡房内，小连轻轻地用热毛巾敷在小王的右腿上，小心翼翼地将已与血肉沾连在一起的假肢脱下，尽管小连轻得到了不能再轻的程度，而小王那种剧痛的神情使她每每潸然涕下。“爱情是意志的融合”。她伴着他，日复一日地练习走路，白天不好意思，总是夜晚行走，有时小王疼得实在难以迈步时，就扑在妻子的背上挪步，她用全部的爱帮助丈夫扔掉了一支拐杖，慢慢地又扔掉了另一支拐杖！他总觉得妻子奉献给自己的太多了，他常为自己不能回报

一向安分守己的我，最近接连收到远在千里之外亲友们的来信，这个问：“前一段学生闹事，你平安无事吧？”那个问：“听说城里不少有学问的人犯了错误，您老一切安好吧？”为释亲友悬念，我只好一一复信报平安。

说来惭愧，本人虽多读了几年书，却并未给家乡父老带来什么荣光和幸运。“困难时期”上学，连累兄嫂受节衣缩食之苦；参加工作后，每遇“运动”又让亲友挂念。每念及此，总感内疚不已。或许这一切都是因多读书之过。

不过，细细想来，也不能怪亲友心眼太小。如今确有一些人总是老爱把知识分子当成“不安定因素”。前些年，知识分子一扫“臭”气，有人就说：“瞧，‘老九’又翘尾巴了！”已已春夏之交的“两乱”中，知识界出了几个败类，似乎为这种“翘尾巴”论提供了证据，于是“不安定”、“靠不住”、“宠坏了”之类的说法又时有所闻。

近几个月来，报刊上虽然点名批判了几个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并参与策划组织动乱、暴乱的知识界“精英”人物，但新闻界同时也特别注意报道了许多“发为干戈白，心

于社稷红”的优秀知识分子以身报国的动人事迹。为何有人总觉得“洪洞县里无好人”呢？我想这可能与一些人的偏见有关。

针对有些人对知识分子的不正确看法，前不久，中央领导一再重申，“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仍在“可靠”之列；国务院发言人也著文强调：“绝不能自觉不自觉地吧知识分子看成是反自由化的对象。”看来，这次亲友确实是担了一场虚惊。

知识分子在社会主建设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尽人皆知。即使是在知识分子当“臭老九”的年月里，他们也是“闻着臭，吃着香”，攻关项目要他们上，科技难题要他们去解决，因为光凭大批判毕竟不能叫卫星飞上天。然而直到今天，人们才知道“两弹元勋”邓稼先的名字。“书生忠义与谁论，骨朽犹应此念存。”广大知识分子热爱祖国、报效祖国的心志可昭日月。当此举国上下“共渡难关”之际，各界知识分子多么希望得到社会的理解和尊重啊！

晓走龙蛇



“知识”非“滋事”

高时阔

秦始皇为什么把陵墓选在骊山脚下？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地说，秦的先王陵就在这一带，也不算错。但是，为什么具体位置在骊山之北，就又有讲究了。

郦道元给《水经》作注的时候，对此作过一个解释。说是，因为骊山山南多玉，山北多金，秦始皇贪其美名而葬之。什么美名呢？原来，骊山在秦以前叫作丽山，秦时仍然称丽山，就是美丽的山。出土文物中有秦时的“丽山园”铜钟、“丽山以官”陶盖、“丽邑”陶钟、陶盆等，都说明了这一点。汉代司马迁的《史记》中，有时写作“丽山”，有时写作“骊山”或“郾山”，后世一般写作“骊山”。骊山确实美丽，至今风采不减。它那春日的花，团团锦簇；夏日的树，郁郁葱葱；秋日的石榴，焰焰火红；冬日的白雪，清淡素洁；山下的温泉，云蒸雾霭；一年四季，面目不同。它引动了多少男女老少年年月月趋之若鹜，便是一证。始皇帝陵位于这片洪积扇区，从环境学的观点来看，也是一个好去处。

环境学，就是古代的风水学，或叫堪舆学。秦代堪舆学虽不发达，但受阴阳学的影响，“凡葬，必于高陵之上，以避狐狸水患，水泉之湿”（《吕氏春秋·安死》）。风水学家认为，山环水抱必有气，有气则兴旺发达。宋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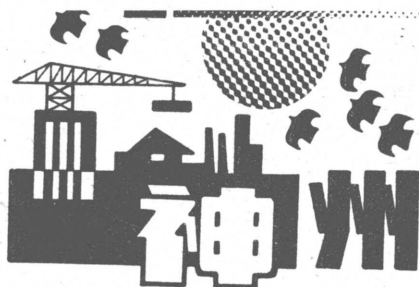
时人著的《大汉原陵秘葬经》中也指出，“立冢安坟，须藉来山去水，择地斩草，穴高深。”这个要求同秦汉时人的说法是一致的，有着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这种风水学的说法看起来很玄，有点迷信色彩。其实，一方面，对古人要求他不迷信是不可能的，秦始皇就信神。另一方面，透过它的迷信雾障，也可看出它对陵墓的环境的要求。就是说，陵墓的环境要地势高敞，枕山带水。地势高敞，则空气流动，清新宜人（宜鬼）；枕山带水，则青山环抱，清水长流，绿树佳木，生长其间，天高气爽，令人（鬼）心旷神怡。对于人生活的环境来说，这种条件确实是很美的，也很适宜的。古人死如生事，认为这就是“礼”。对埋葬死人的环境的要求也要象对活人一样。所以，始皇帝建筑陵园时就要求按帝国都城的标准进行建设。所谓“其设阙庭若都邑”，同时为此设了丽邑。在这种指导思想下选择的陵园的环境，确有一番意境。骊山在陵的南面，迤迤而东；渭水如带，从其此面蜿蜒东去；陵下是一片广的关中平原，一望无际，开阔广大，如果站在秦陵上四望，只觉高远辽阔，不禁要长舒一口浩然之气了。

如果我们对秦陵及古代环境学作深入的研究，我想，对我们建设现代化的城市，美化环境，也还是有些可资借鉴的地方呢。



花，攒英聚蕊，相依为伴，活象一群各着盛妆的亲姊妹热风在风前微笑絮语，不仅勾引的蜂蝶儿整日价围绕她忙碌不迭，就连诗人也费了许多心机为她写出了优美的诗章！

明代“吴中四杰”之一的杨基咏七姊妹的诗就甚为有趣：“红罗斗结同心小，七蕊参差弄春晓。尽是东风儿女魂，娥眉一样专螺扫。三姊妹娉婷四姊妹娇，绿窗虚度可怜宵。八姨秦国休相妒，肠断江东大小乔。”你看，花神派遣的这群小姊妹柔情缱绻，春心萌动，娇羞地竞相摆弄着“同心结”在馨香祝呢。秦国夫人不是号称国色天香吗？然而排行第八，列于众姊妹之后，因何不妒？江东二乔可谓倾城丽姿，但怎及众姊妹貌美惊人，又何以不愁？拿姊妹花与历代佳人媲美，惊人？人乎？浑然莫辨，堪称咏花诗中之佳品！更可贵的，是十姊妹花“馥幽香蜜蕊，姗姗淡白轻红。相携竟入翠微宫，不妒芳容。”是啊！众姊妹能互相尊重体谅，志在奉献所长，并无嫉贤妒美之意，倒有亲密团结之心，花儿虽小，胸怀豁达，我深为其器量之不凡而折服。



本版编辑 杨乾坤

妻子的爱而内疚。经济是家庭的基础，特别象他们这样的家庭，为了日月，怀孕的她，在孩子临生的前一天还在门吊上作业。他望着阵痛的妻子一步一停地走向医院，他心如刀绞。当一个妻子需要丈夫照顾时，她的丈夫却爱莫能助。由于经济上的不宽裕，他们恨不得将一分钱掰成两半来用，她婚后几年未曾买过新衣，更没有添过家什。电视机，没有，电冰箱，谈不上，唯一的洗衣机还是才买回的。六年多了啊，他们的爱情之花没有因为艰难困苦而凋零，却是愈天长日久愈浓郁芬芳。

生活对于一个伤残人有时也不公平。他工作积极肯干，可有时别人把他当“废人”看待。待遇总难公平。伤残人的妻子在某些人的眼里也和伤残的丈夫一样，都是受人“恩赐”、受人白眼的对象，在一次班组优化组合时，小连竟因家庭有拖累而被刷掉，这个平时吃苦耐劳，操作技术过硬的门吊司机被无情的压力给压得几乎倒下。本来就可怜兮兮的几个工资泡汤了。她站在朝夕相伴过的高高门吊上，一种失落感而被遗弃的泪水滚洒下，她想一头栽下去，正在她发怔的时刻，

门吊下几个学生被她的失态举动吓得失声呼号。她从恶梦中惊醒，想起自己的小龙龙，想起王新潮，在这个世界，他们父子没有自己啊！

苦难是人生的老师。生活使她有了超人的韧性，她只有一个信念，要与小王苦乐与共，要爱情之花傲然开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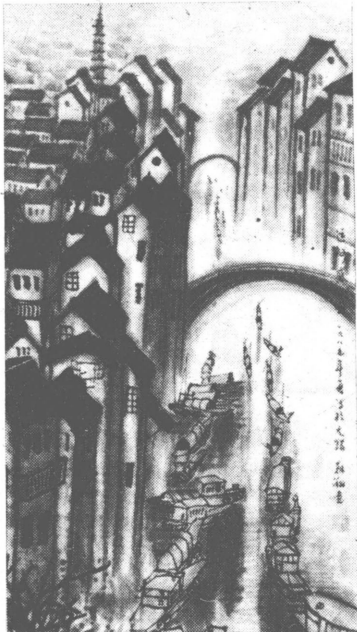


花中小品十姊妹

宏天 亚丽

书法、绘画、音乐、文章，尝有精致之品，读后如饮醇醪；作为大自然之精英，花卉中亦不乏风流别致、盎然可人之小品，十姊妹花便是其中之一绝。

十姊妹花系蔷薇家族中野生的一支，属蔓性植物，枝条嫩绿而有刺，性喜昂首向上，势不可遏。若稍加辅导，于树间、楼窗，上引下垂，其枝条可蔓延数丈，远远望去，似花瀑，似画屏，是初夏时节彩化、香化、美化环境的佼佼者。为此，我国明代戏剧家李渔在《闲情偶记》里对其有形象的描绘，说她“花之命名莫善于此。一偕七花者曰十姊妹，观其浅深红白，确有兄长姊弟之分，殆杨家姊妹现身乎？予极喜此花，二种并植，汇其名为十七姊妹。”不过，此花通常以五六朵一簇者居多，花有单瓣重瓣，花色有紫红、深红、淡红、纯白等，有香气，姿质极艳，尤以深红色者最佳。她花形酷似蔷薇而小，一簇数



今日古运河 张朝翔